



宗澤

宗 澤

吳 太 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

泉 澤
吳 太 等 著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 紹 興 路 5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1/4 插页 1 字数 62,000

1965 年 8 月第 1 版 196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統一书号：11074·353 定价：(八) 0.28 元



宗 澤 像

目 录

一、经历南北,屡易职守	1
(一) 家世、时代及少年时期	1
(二) 进士及第	7
(三) 封建王朝的一个“循吏”	8
(四) 从通判登州到通判巴州	10
二、捍卫王朝,初著威声	13
(一) 金兵的南侵与北宋军民保卫开封的斗争	13
(二) 出任台谏,“忧国心如奔马”	20
(三) “慨然奏疏金馬門”	23
(四) 声震河朔	26
三、孤军奋战,进援京师	28
(一) 揭穿王雲通敌的罪状	28
(二) 金兵的再围开封和开封人民的坚持斗争	30
(三) 宗泽孤军奋战于河南北。靖康之祸	34
四、满怀的希望,激烈的斗争	44
(一) 南宋政权的建立及宗泽的被排挤	44
(二) 在抗战派和投降派斗争中的宗泽	50
五、联络义兵,保卫开封	57
(一) 出任东京留守	57

(二) 联络两河义兵	59
(三) 积极营建开封的防务	62
(四) 解决了军费和军粮的难题	65
(五) 保卫开封的几个战役	67
六、鞠躬尽瘁,誓渡黄河	73
(一) 南宋小朝廷在扬州的腐朽及其反动	73
(二) 坚决反对投降活动,痛斥投降派的谬论	77
(三) 生活与作风一斑	81
(四) 积极作渡河收复失地的准备	84
(五) 二十四次要求还都	87
(六) “出师未捷身先死”	92
(七) 宗泽死后宋金战争形势的变化	97

一、經歷南北，屢易职守

(一) 家世、时代及少年时期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当时两浙路婺州义乌县(今浙江义乌县)的一个仕人宗舜卿家中，妻子刘氏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以后，夫妇就为这个儿子取名泽，字汝霖。

宗舜卿的父、祖都是乡間的讀書人，舜卿自己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做过幕僚。幼年的宗泽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可以想象，他从小一定就受着严格的封建教育^①。

宗泽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由社会危机的逐渐深化，最后被女真人灭亡的这样一个动荡的岁月。北宋王朝的統治到了仁宗中期以后，各种社会問題便日益严重起来。

宋王朝通过恩蔭制度^②和科举制度把大量地主阶级分子吸收到統治集团中；又采取分化事权、使官吏互相牵制的办法

① 以上参据清咸丰元年义乌八卷单刻本《宗忠簡公集》：《上郑龙图求船书》、《宗汝賢墓志銘》、《宗泽遺事》等写成。

② 即任子制度，大官僚的子弟可因恩蔭直接为官。

以巩固皇帝的最高权力和王朝的統治。但因此却使整个官僚机构空前庞大，而行政效率又非常之低，呈现了“舒緩、委靡不振”^①的状态。

宋王朝采取荒年募兵的办法，认为养兵是“百代之利”。但其結果却使雇佣兵的数額与年俱增，到仁宗庆历年間已达一百二十多万，約等于宋初的六倍。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要花十分之八在养兵上面^②。而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平时却不加训练，整天“飽食安坐以嬉”^③，一遇敌即潰逃，从而形成所謂“积弱”的局面。

边境的局势从宋初以来就一直不稳。宋仁宗时，西北与西夏的战事連年不断，北方的辽又趁机要挾。結果是宋廷在花費了大量軍事开支后，又給西夏岁币銀、絹、茶等二十五万，給辽岁币銀二十万两、絹三十万匹，边境局势才算暂时稳定下来。

冗官、冗兵的庞大开支，加上給辽、西夏的巨額岁币，使北宋政府的財政“大乏”，“极天下之大而无終年之儲”^④，形成了所謂“积貧”的局面。

为了弥补財政上的亏空，宋王朝就加紧对人民搜括。据統計，在眞宗景德年間，宋之商稅、酒稅、盐稅总額为一千二百三十三万緡，到仁宗庆历年間已增至四千四百万緡，四十年之

① 馬永瑄《元城語錄》卷上引刘安世語。

② 见《朱子語类》卷一一〇《論兵篇》。

③ 呂祖謙《历代制度詳說》卷十一《兵制篇》。

④ 叶适《水心別集》卷十一《財总論》二。

間增加了三倍半^①。这些剝削最終都不免落到广大农民头上。

宋代的土地問題也一直是很严重的。在宋太宗时已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貧者无卓錫之地”^②。到宋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③，大量自耕农被迫破产。

上述种种再加上政府的繁重的差役負担，以及水旱灾荒連年发生^④，使得阶级斗争逐漸尖銳起来。小规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⑤。

上述的社会問題到宋英宗以后更加严重。单就政府的財政一項，仁宗时每年已亏空近三百万緡^⑥，至英宗治平年間則达一千五百七十余万緡^⑦。到英宗死时，甚至不得不因財政困难而削減喪葬費用。当时的各种社会問題之严重，誠如明人章袞所言：

“治平、熙宁之际，上刻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叶，无不受病。”^⑧

宋神宗即位以后，为了挽救封建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和財政危机，稳定北宋王朝的統治，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王

① 见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三《論国計出納事》。

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七月甲戌李觉奏疏中語。

③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农田》。

④ 见《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〇《再論水灾狀》。

⑤ 同上书卷一〇〇《再論置兵御賊札子》。

⑥ 见《乐全集》卷二三《論国計出納事》。

⑦ 见《文献通考》卷二四《国用考·历代国用》。

⑧ 《书临川文集后》，见《临川先生文集·叙》。

安石变法是封建統治者在激烈的階級斗争形势下，被迫实行的政治改革，从根本上說，它是對抗农民革命的。但是它又在劳动人民的斗争的推动之下，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实行变法的十五年(1069—1085年)中，豪强兼并势力受到一定的压抑，农民的生产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从而使社会矛盾有所緩和。北宋的国力也显得有些起色，在熙宁六年(1073年)对諸羌用兵中，得地千八百里，得州五，建立了对西夏的弧形包围綫^①。变法的最显著效果是使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当时的国庫据說可供二十年之用^②；从中央到各州县，“中外府庫，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錢米亦不减二十万”^③。

但是，由于新法触犯了豪强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而变法遭到他們的拚命反对。当宋神宗一死，代表保守势力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就起用反对新法最力的司馬光为相，在短时期內把新法全部废掉了。这就是所謂“元祐更化”。

新法被废除，变法派在政治上也受到严重的打击。在保守派內部，也分裂为以程頤为首的洛党，以苏軾兄弟为首的蜀党，以及以刘摯等人为首的朔党，互相爭权傾軋。統治集团內部的矛盾斗争使北宋政府陷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中。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宣仁太后死，宋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紹圣，起用章惇、蔡卞等变法派重新推行新法。但是，这

① 见《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② 见毕仲游《西台集》卷七《上司馬温公书》。

③ 《宋史》卷三二八《安燾传》。

时的变法派只想对保守派实行报复，“凡仕于元祐而貴显者，例皆窜貶”^①，而对于諸如发展生产、抑制豪强等主要社会問題却不加考虑。所謂新政已有名无实。自然，当时的社会矛盾也并没有得到解决。

到 1100 年宋徽宗赵佶继位后，北宋王朝的統治更加腐敗。徽宗本人只图淫乐，不务政事。他所宠信的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人，貪婪橫暴，狼狽为奸，不附和他們的朝官皆遭排斥，例如蔡京执政时，“凡所背己者”，尽皆以元祐党人的罪名加以打击^②。他們都公开卖官鬻爵，当时称“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③。朱勔父子更是“貨賂公行，其門如市”，“上至侍从，下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县长吏官属，由其父子以进者甚众”^④。

統治者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当时蔡京提出“丰亨豫大”的口号，要把京城皇宮建得更富丽堂皇。在开封东北，徽宗“竭府庫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花六年時間建了一个华丽的万岁山^⑤，弄得民不聊生。他們还在东南先后設立“造作局”与“应奉局”，由朱勔主其事，专门搜括民間的花木竹石及奇珍异玩，用大船装载，一路“凿河断桥”，运到开封，号称“花石綱”。官吏們又乘机中飽，如朱勔“所献才及万分之一，余皆窃以自

① 刘延世《孙公誠圃·序》。

② 见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

③ 朱弁《曲洧旧聞》卷十。

④ 《玉照新志》卷三。

⑤ 见张淏《艮嶽記》及袁褱《枫窗小牋》卷上。

潤及分遣权幸，以饶恩宠”^①。

为了弥补由于挥霍而造成的財政亏空，統治者除了設立各种名目搜括人民外，还設立“西城所”，专括“民間美田”，让农民按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政府交租。有的地方整县都被括为公田，人民稍有不滿，即被威刑至死^②。許多大官僚也大肆兼并土地，如朱勔的田产“跨連郡邑，岁收租課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吳郡”^③，后来被抄家时，单土地一項就达三十万亩^④。

另外，宋徽宗还大力提倡崇信道教，在各地大兴土木，建造“神霄万寿宮”^⑤。

在上述种种压榨下，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們忍无可忍，不断起来反抗。最后，无数小规模农民暴动终于汇成以宋江、方腊为首的北宋末年农民大起义。在这些起义被镇压下去不久，腐敗的北宋王朝就被南侵的金兵灭亡了。

在这样一个动蕩的年代里生活的宗泽，从小就很有抱負，要为宋王朝做一番事业。他为人性格豪爽，也极好讀書。为了求知識，他把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一車书都讀了，还曾带着书远离家門到四方訪求名师，在外边度过了十余年的游学生活。他尤其注意閱讀史书，据說他最最熟讀的是《左传》，对

① 《宋史》卷四七〇《朱勔传》及《玉照新志》卷三。

② 见《宋史》卷四六八《杨戩传》。

③ 《玉照新志》卷四。

④ 见《宋史》卷四七〇《朱勔传》。

⑤ 同上书卷四六二《林灵素传》。

《三国志》也不忍释手。由于他寻师访友，刻苦励学，到二十多岁时，就已经有一些名气了^①。

(二) 进士及第

元祐六年(1091年)九月，宋廷举行“賢良方正能言极諫科”的策試。年紀已經三十三岁的宗泽就在此时到开封应試。

科名虽是“能言极諫”，但朝廷在試前却下詔规定，廷試的策文不得超过规定的字数。这实际上是不允許举子們充分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宗泽聞悉后就感慨地說：

“事君尽忠，自今日始。岂可图前列而效寒蟬乎！”

他不管这一规定，在对策时作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文章，評論时政。

这个策文早已佚失，我們已經不知道它的具体內容。从《遺事》所引“自古兴衰治乱，悉由人才”这話，以及他在对策前的言論看来，这时支配着宗泽的思想的是儒家传统的“忠君”观念和“人治”思想，他在策文中大概不会提出更多的政治见解。只是由于他直率地議論了时政，策文的字数又超出规定，主考官就把他置于末科，仅給他个“同进士出身”。不过，宗泽毕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① 见《宗忠簡公集》卷七《遺事》。以下有关宗泽事迹凡采自《遺事》的，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三) 封建王朝的一个“循吏”

元祐八年(1093年)，宗泽以将仕郎的銜头被派到大名府館陶县(在今山东冠县北)，任县尉兼摄县令职事，开始了他一生的实际政治活动。

当宗泽初到館陶时，那些吏員都认为他缺乏經驗，一定没有什么办事的能力，因此有些看不起他。可是不到一个月，宗泽就把县里积压下来的公文处理完毕。从此，那些吏員对他都很佩服。

宗泽在館陶任职時間比較长。紹圣三年(1096年)，他曾奉命巡視河堤，当时正值严冬，但是朝廷不顾农民的死活，征发大批役夫来开河道，許多役夫已經冻死在道中，而监督的官吏对役夫的督責却更加严厉，真是慘不可言。宗泽看到这种情况，立即上书給帅司^①，要求上奏請緩役期。經過宗泽的請求，帅司总算奏請朝廷把役期放緩到开春时，許多役夫因此得以活命。

此后不久，宗泽就因任滿，以通仕郎的銜头迁任衢州龙游县(在今浙江衢县东)县令。到崇宁二年(1103年)，他被調到萊州胶水县(今山东平度县)任县令。胶水县的豪强势力很大，挾势虐民，习以成俗，是当时有名的“剧邑”。其中有个叫温包的恶霸，恃着他的姻亲——萊州通判的势力，无恶不作，

① 宋王朝在各路設安撫司，掌軍事及民政，称帅司。

时常坑害别人。宗泽查清了他的罪恶，就要惩办他。这时温包的姻亲就以上司的身份威胁宗泽，要他包容温包。可是宗泽却理直气壮地说道：

“包犯法，某以法治，不知其他也！”

结果他还是惩治了温包。

大观三年(1109年)，宗泽又被派到晋州赵城县(在今山西洪洞县北)任县令。上任后，他视察了赵城的形势，觉得“赵城前有并河河阳之固，后当晋、絳蒙坑之险，左依霍邑，右阻太行……，实河东用武之地”，就上奏要求升县为军，“大养军士，以备不虞”^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宗泽虽然做的是个并无决策权力的县官，但他与那班醉生梦死的官僚不同，对宋王朝的前途的思虑是很深远的。

在北宋末年，无端的科派往往迫得人民倾家荡产。宗泽在这方面也特别注意减轻人民的痛苦。政和三年(1113年)，他以奉议郎的銜头被调为莱州掖县(今山东掖县)的知县。当时的莱州属于京东东路。有一次，户部派使者到京东东路来，要科买牛黄以供药用，掖县也被摊派到数百两。上司的督责急如星火，许多州县都纷纷杀牛，想取牛黄。但是，牛黄是黄牛或水牛的胆囊结石，只有病牛身上才有，杀牛并不就能得到牛黄。这时宗泽挺身而出，对使者说：

“方时疫癘，牛飲其毒，凝为黄。当此‘太平’，‘和气’横流，牛无伤者，‘黄’何自得？”

① 《宗忠简公集》卷四《请升赵城县为军书略》。

一席話頂得使者无言可答。接着，宗泽又上书給戶部力辯这种科买之非，終於使此地的人民免除了这场科派^①。

宗泽前后做过四个县的县官，成了封建王朝的一个“循吏”。据他自己說，“某之作邑，其始以信，济之以威”，就是說，用所謂“德威并施”、“寬猛相济”的办法企图使人民甘于服从統治者的統治。在做县官期間，他曾經做了一些抑制豪强势力、減輕人民負担的事情，对人民的疾苦表现一定的同情，这使得他有別于当时官场中比比皆是的貪官污吏。但是从阶级立场來說，他是和劳动人民对立的。一当他认为人民的行动損害到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影响到宋王朝的統治秩序时，他就要毫不犹豫地加以鎮压。例如，在他任掖县县令时，有“强賊百余人”（小股的农民暴动队伍）在掖县边境活动。他得知此事后，立即亲率僚属前去追捕，杀死五十多人，把他們的房子都烧了。宗泽本人因此而立了功，被升为文林郎。

（四）从通判登州到通判巴州

宗泽任掖县县令仅一年，就被召到京东东路的治所青州（治益都，今山东益都县），担任帅司的幕僚。政和五年（1115年），由于知青州梁子美的推荐，升任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县）通判。

当时登州有数百頃所謂宗室財用田，都是些不毛之地，不

^① 见董舜《閑燕常談》。

能种植，但每年却照例要上繳万余緡的租税。于是州县官就把这笔負担轉嫁給当地农民。宗泽到任后了解这种情况，立即上奏把这些負担免掉了。

在宋徽宗崇信道教的情况下，道教的势力非常囂张，道士林灵素最为徽宗宠信，单是他的门徒，美衣玉食的就将近两万人。当时京城和各州郡到处兴修道教的宫观——“神霄宮”，徽宗还命令各地“知宮观道士与监司郡县官以客礼相见”^①，道士們恃势横行，連州县官也奈何他們不得。登州就有个这样的道士，名叫高延昭。宗泽不畏强暴，到任后就調查他的罪恶，将他治罪。

宣和元年(1119年)，宗泽年滿六十，获得主管南京应天府(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市)鴻庆宮的挂名差使，退居浙江东阳，結廬于山谷間，准备在这里度过他的晚年。

就在这年三月，道士高延昭申訴林灵素，誣陷宗泽改建登州“神霄宮”不得当，要求徽宗办罪。結果宗泽被革职，并被送往鎮江府(治丹徒，今江苏鎮江市)編管。

宗泽无端地被編管了四年。他的妻子陈氏，就病死于鎮江，葬在鎮江东面的京岷山。到了宣和四年(1122年)十一月，徽宗因为举行祭祀大典，实行大赦，宗泽才恢复自由，以宣教郎的銜头去監鎮江酒稅。

酒稅官在宋代是一种很卑賤的职事，是为州县官所看輕的^②，宗泽仍然尽其职守。宣和六年(1124年)春，他又晋职

① 参见《宋史》卷四六二《林灵素传》、卷二二《徽宗本紀》四。

② 见王栎《燕翼胎謀录》。